

庆祝建党90周年文学丛书

握紧你的手

何金良◎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握紧你的手

何金良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握紧你的手/何金良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1. 11

(庆祝建党 90 周年文学丛书/凌伟主编)

ISBN 978 - 7 - 80756 - 364 - 8

I. ①握… II. ①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762 号

庆祝建党 90 周年文学丛书——握紧你的手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7

电 邮 xjbtcbbs@163.com

网 址 <http://www.btcbbs.com>

乌鲁木齐办事处

地 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建工巷 8 号 邮编: 830002

电 话 0991 - 8817879 (总编室) 7917229 (项目部)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364 - 8

定 价 36.50 元

序

借党的 90 华诞之光辉，这套丛书浮出水面。

丛书一共 9 本，以各种体裁，从各个侧面，勾画了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带有特定历史时空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俗的等等点点滴滴的烙印，尤其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内心生活多有涉及与开掘，因此，既有文学意义，亦不失一定的文献价值，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丛书的结集出版，无疑是农四师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农四师文学界的一件盛事，可堪道哉。

经过多年的戮力，垦区文学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文学创作水平不断提升，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均不容小觑，已然成为整个伊犁文坛一方重镇，不少作者名动河谷，部分作者在兵团自治区声名鹊起。丛书的出版是对数年来伊犁垦区文学创作实绩的检阅，也是其中每个作者身手功夫的集中亮相，优劣高下自有评说。

大体上说，搞文学创作，无非需要一定的天赋一定的语言能力一定的心灵境界，三者都重要，不可偏废，但最后分出高下的一定是作者的心灵境界。境界一到，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笔下即是妙文，出手乃为华章，是为文者个个向往的化境。只是境界的达成殊为不易，一靠天赋（悟性），二靠长期的“修炼”。跟道人修道，禅家修禅是一个道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心灵境界就有什么样的文字景观，写作者于此有了高下的分野。故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使之臻于自己的悟性、智力的上限和边界，是每一个写作者毕生的精神求索。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功夫在诗外”也。也就是说每一个作者的文学能力都是有限度的，有大有小，这是他们各自的宿命，每一个人通过努力只能达到其能力的上限或者边界，而很难超越。我们每一个作者所能做的是使自身文学能力最大化。做不了李白那样的天才诗人，做个一般的诗人也不赖。有牡丹也有牵牛花才能构成一个百花齐放的文学时代。当然，境界的修炼何其艰辛何其漫长，但终有一天，因为一个机缘，也许你就觉悟了，就豁然开朗了，世界再不是以前的世界，天地万物都在向我们讲述意义，诉说真谛，展示大美，我们尽管信手拈来，放在纸上，便是人间一等好文字。王国维有文学三境界说，我们的不少作者盘桓于第二个层面，文章不错，却难有突破，心急火

燎的，有的就去摆弄语言，文字尽管花哨，可一不小心就泄露了思想的苍白和境界的浅陋，白忙活一场。殊不知，最上乘的创作大都是深入浅出的，文字一扫铅华，而意蕴深厚高远，如此事例不胜枚举。因此，文学的品味即心灵的品位，靠内心的修炼，境界的升华，别无捷径。老祖宗的“功夫在诗外”，有道理存焉。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老夫子说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论述全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精神不断被边缘化的今天，文学似乎只剩下了娱乐的功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曹丕所谓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早成绝响，而为一缕历史的云烟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忘记发生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鲁迅，不会忘记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四五”运动和天安门诗抄以及过去不久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诗歌，在那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文学的力量令人震撼，令人奋起，令人尊敬。我们何曾离开过文学呢？尽管有时候它的身形那么卑微，它的声音那么弱小。作为人类内心的声音灵魂的吐露，文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可以说人烟不绝，文学不灭。文学像一只不死之鸟，它不会死去，也不曾离开过我们半步，只是有时我们被黄金的光芒“刺瞎”了双目，忽视了它的存在，可它一直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守望着我们内在的家园，歌唱着我们的理想和苦难、欢乐和忧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喝彩！在这个物质主义流行的年代，它体现了精神的胜利和文学的高贵；向使得这套丛书能够出版的勤奋工作的人们致敬！他们的动作佐证了良知的长存和心灵生活的不可或缺。肉身慢走，让灵魂跟上来。权作序。

编者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 录

静静的荒原·····	1
马来西亚女人·····	4
老军垦·····	7
决战师长·····	10
年关·····	12
一副脚扣·····	15
过桥·····	17
握紧你的手·····	19
热情难以消化·····	22
世事难料·····	25
处罚·····	28
踩点·····	30
春潮·····	33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35
接待·····	37
老迟·····	40
花迷阿凯·····	43
老许、大许和小许·····	45
老夫老妻·····	48
情景·····	51
吐拜肚子里的故事·····	53
让我给你当回介绍人·····	58
郝特务·····	61
指导员的逻辑·····	63
拾麦·····	66

香丑	68
处女作	71
擦网而过	74
鼾声	76
老话	78
兄弟	80
舅母	83
味道	86
侄女青青	88
半截砖头	91
打官司	93
老同学你好吗?	95
小姚	97
麻将	99
奇怪的疾病	102
你是个啥?	105
眼镜	107
中毒	109
资格	112
红姑娘	114
选队长	117
电网	119
书记之痒	122
酒乡阿胖	125
酒殇	128
白玉	134
抠老汉	137
你叫什么名字?	139
奇人	141
热心人	143
心虚	145
一张化验单	148
买主与卖主	151

车夫·····	153
一双松紧鞋·····	155
热爱生命·····	157
一条河的流向·····	160
雪花飘飘·····	163
请你给我补偿·····	165
面子·····	167
半尺红绫·····	169
交警的幽默·····	171
初涉江湖·····	178
绿玉记·····	181
你讲，这张美人照是谁？·····	184
男女之交·····	187
擦皮鞋的女人·····	190
乘车·····	19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95
卖牛奶的小姑娘·····	197
今天是愚人节·····	199
河南小妞·····	201
讨债·····	203
哟，今夜月色美·····	206
朋友小方·····	208
神泉·····	210
男人女人·····	213
代价·····	215
草原枪声·····	218
网上追捕·····	222
摄影人生·····	225
二喜·····	228
上坡·····	230
天鹅·····	232
山妹·····	235
王玉·····	237

植树	240
红叉	243
盲流	245
刷房子	248
一堂教学公开课	251
债主牛尾巴	254
座位	257
净土	259
转业女兵	262
试醉	264
遭遇	266
禁果	268
朱司令娶妻	270
附录	
写出鲜灵灵的人物群体	罗孝行 273
读者谈《玉玉》	田彬 阎平 王炳南 张忠阳等 276
一个坚持写“童话”的作家	蒋晓华 278
生活的味道	健谈 280
后 记	282

静静的荒原

要不是他们坚持把最后的一点工作干完，也许就淋不上雨了。

整个荒原一会儿就被烟雨笼罩了。

远山近草，被迅急的雨幕遮起来，变得模模糊糊。西北方向隆隆地滚动着闷雷，雨点越落越急。大地似乎沉沉地睡去了，任凭大滴大滴的雨在整个杳无人烟的荒原肆无忌惮。风夹着雨，雨随着风，风和雨夹着豆草的苦味，横着竖着都灰蒙蒙、冷飕飕、草腥腥。雨扯天扯地地垂落，地上很快地就积满了水。那水夹裹着草屑和碱土，泛着白沫，汇在一起，拐过高坡，顺着低洼的地方，像一条条蛇，蜿蜒着汇向湟渠。湟渠的水已经满了，奔腾着涌向荒原深处。

在荒原的雨幕下，垦荒队员们像十几只掉队的羊，没命地在蒿草中奔跑，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

队长在帐篷里清点人数，唯独不见了甘泉。

“你们谁见小甘了？谁和小甘在一起？”队长急切地问。

“他和我们一起往回跑的，他扛着测绘仪，是不是掉后面了。”

有人立即跑出帐篷，搭起手眯着眼往远处看，见湟渠水泛着黄汤，闪闪地流向天边。

“还不快找！”队长一声令下，队员们又冲进了雨雾中。

“队长——”一个队员手里举着一只胶鞋跑了过来，“鞋，鞋，是甘泉的鞋！”

“在哪儿捡到的？”

“在湟渠边上。”

队长喊了一声“坏了！”脸色顿时变成灰色的了，临出发他给场长打过包票，可现在，人要是掉到湟渠，什么都完了。

杨场长办公室的电话急速地响起来。当场长听完垦荒队长的汇报，急得喊了起来：“你是怎么搞的！还不立即派人给我沿着湟渠往下找，找不到人，我拿你试问！”

一辆越野车，在雨幕中打开车灯，颠簸着急急向垦荒队方向驶去。

甘泉是今年七月份下到垦荒队的。他是兵团从湖南招来的首批农大毕业

生，当时被分配到依里特农场机关生产科当技术员。年初，在师党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师安排依里特农场在湟渠以南的碱滩开荒三十万亩，种速生杨。为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师决定和边城市共同建造纸浆厂，计划种林一百五十万亩。依里特农场被师定为首批开发单位。

杨场长在全师的大会上立下了军令状，回场就作了动员。不几天，报名参加垦荒队的人还真不少。甘泉就是其中要求最强烈的一个，他在请战书中写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父亲也曾是兵团人，我要继承父辈的事业，坚决要求参加垦荒队，向老军垦学习……”杨场长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不错，是个好苗子。”经党委研究，甘泉参加了垦荒队的先遣部队——规划、测绘，继而拿出方案，今年挖排碱渠，明年大部队就开上去了。到那时，甘泉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员了。

没想到，实在是没想到，刚刚到垦荒队还不到半月，就出了这么大的事，让我怎么向小甘父母交待，又怎么向师党委交待？

派出去的人已经一天一夜了，没有消息。

杨场长把垦荒队长叫到办公室，指示他：“你继续组织人找，再给下游哈尔墩乡打电话，让他们协助一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然后对组织科长说：“你赶快通知小甘的家人，让他们尽快赶来农场。”

第三天，甘泉的父亲从湖南坐飞机赶过来了。

当杨场长和甘泉的父亲一见面，两人都傻了眼。甘泉的父亲说“这不是老杨吗？你啥时候调这来了？”杨场长说：“甘辛呵，做梦都没想到，怎么是你？”两人相拥，很多话不知从何说起。

原来，杨场长和甘泉的父亲是一对老战友，两人曾在同一部队服役，杨场长年长三岁，转业后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配在莫乎尔农场工作。当年部队开荒，两个人是正副队长，那时的甘辛，年轻英俊，意气风发。后来，甘辛回湖南老家去了。由于诸多因素，慢慢也就断了联系。

从五十公里外的哈尔墩乡打来电话，甘泉被当地老乡找到了。

一辆平板车慢慢停在了场部大院。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人，场领导，甘辛以及机关的干部和场直单位的部分职工都静静地看着抬下来的甘泉。甘泉已在水里泡冲了一个星期，面目已经看不大清楚了，衣服被撕烂了，一只脚上有鞋子，另一只是光脚，全身被水泡得白白的，都已经浮肿了，但右手却死死地抓着测绘仪，这只测绘仪是场里为开荒从内地买回来的，它足有二十多公斤重。

甘泉呵，当渠水已经威胁你生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放手！

垦荒队长一下子扑上去，跪在了甘泉的身边，放声地哭起来：“甘泉兄

弟，都怪我们没有照顾好你呵！”说着，他使劲掰甘泉的右手，可怎么也掰不开，他便摇晃着甘泉的胳膊，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为什么不放手，你为什么不放手呵！”周围的人都哭了。

甘辛蹲在儿子身边已经泣不成声，一个劲地重复一句话：“儿子，你在湖南家乡是游泳冠军，这点水……你不该走这么急呵。”两个小伙子扶着他。这时，只见杨场长默默地走过来，见状，眼里已是噙满了泪：“甘泉，你不愧是我们的好孩子。”脱了帽，静默了三分钟，然后叫来机关行管科长吩咐到：“尽快安排告别仪式。”

行管科长对甘泉的父亲说：“大叔，你放心，我们场长已经把甘泉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直到你满意为止。”

谁知甘辛听了此话，竟又大哭起来，当人们都劝他节哀时，甘辛说：“你们哪里知道，甘泉是你们杨场长的亲生儿子！”

原来甘辛家世代单传，到他这一辈，爱人却被医院诊断为无生育能力。杨场长得知后，就把老三（后取名为甘泉，意为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意思）送给了甘辛。谁知第二年，甘辛爱人竟开怀生了一女，杨场长爱人就有要回老三的意思，甘辛两口便想办法调回了湖南。在甘辛两口子的精心培育下，甘泉农业大学毕业，正逢兵团来湘引进人才，甘泉报了名，离开了湖南，谁知竟和他生身父亲分在一起。

天底下竟有这般巧合之事？！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职工们看见杨场长和甘泉的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两个战友，一对白发，不由得使人们感慨起来。

九月份，杨场长的老四从农校毕业了。人们见他扛着甘泉用生命换来的那架测绘仪，跟在垦荒队长的身后，毅然行走在茫茫的荒原上……

马来西亚女人

来人给我介绍说，钟局长，她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想到你们基层学校去看看。

哦，还是一外宾。我看她长得怎么跟中国人一样，典型的东方女性。苗条的身段，白嫩的皮肤，一双眼睛清亮有神，长长的睫毛，淡淡的唇印，顶多30来岁，给人一种既精明又干练的感觉。

我说，我们没法接待，我们没翻译。

来人就呵呵呵呵地笑，局长，你真逗，她是华侨，不需要翻译的。她今年51岁，是经理人，在马来西亚管理着大片的橡胶园和牧场。

我不由得吃惊地望着她，这女人……

这时，马来西亚女人说话了，她的国语水平不敢恭维，吐字很慢，就这样有的时候还词不达意。但她的声音很好听，清脆得像小溪的流水。她说：我的朋友介绍，劝我到兵团来看看。兵团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杀人的组织？朋友说：不是的，兵团是，唉，我给你也说不清楚，你自己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样，我就来了。

嗨！有意思。这是我有史以来接待的第一个非官方客人，没有上级组织的介绍信，也没有任何能证明眼前这个女人身份的材料，而且对我们新疆兵团还一无所知。有的，只是领她来见我的小袁。小袁说：这个马来西亚女人也是她的朋友介绍来的，说是给兵团介绍点好事。

能有什么好事？我心里有些轻视，因手边的事情很多，我想尽快结束这次会见。

你到底想看什么？

女人说：想到基层去看看教育，我想资助那些贫困学生。

这是好事情嘛，欢迎欢迎。我打起官腔。

我心里明镜似的，像拿着官方介绍信或由上级亲自陪同来的类似这样的考察团、考察组、考察个人我接待得多了，我们热情地陪着到处看、旅游点转，羊肉吃了，伊力特喝了，丰厚的礼品也拿了，但办实事的并不多，除了个别人象征性地给点钱以外，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眼前这位女人既没有官文又没有陪同，还不是想免费旅游？

唉，你看我很忙的，也没有时间亲自陪你……

我的客气话还没说完，那女人像电打一样从沙发上站起来，连连摆手：不要局长陪同，只要有人领着我转转就行。

如果这样，就好打发了，我心里想。

正好，雪山牧场的卜校长正在师部办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既给小袁面子，又满足了这个马来西亚女人的愿望，何乐而不为呢？我一个手机就把老卜招来了，仔细交待了一番，那女人跟着老卜高高兴兴地走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是一月。在我主持的一次全师校长会上，我见着老卜了，见了老卜就想起了那个马来西亚女人。

我有些好奇地问他：那马太太怎么样？

谁知老卜像吃了美味一样咂嘴，摇摇头，十分感慨地说：那女人可真会保养，50多的人像他妈30几岁的人一样，皮肤嫩得能掐出水，她还不要吃我们的饭，自己带有牛奶面包，住宿费也是她自己掏的，我们一分钱没花。

这个老卜，半天不得要领！快说说你们带她看了以后她有些啥反映？

老卜说：我们一个老师陪着她，看了学校的设备，领她到牧区去看了贫困学生的家，特别是看了辍学学生古丽的家，去的时候，古丽正啃着干馕，穿着破衣，喝着清茶，家境的确不好，破毡房里空空荡荡，有几床脏兮兮的被褥。那女人看过，竟嚶嚶地哭了起来，一会儿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弄得我们那位老师也跟着掉泪。嗨！谁知古丽的妈妈竟把老师拉到一边问：那女人哭什么？弄得老师哭笑不得。

喂！这些人……

那女人临走说，她还要来，她要扶助古丽，还问我们，像古丽这样的贫困生还有多少？她想都帮助。

我陷入了沉思，这个马来西亚女人了不起！看来，她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她的一片真情让人感动。我想，她如果下次还来的话，我一定要亲自接待她。

半年过去了，马来西亚女人没有来，时间一长，这个事我也慢慢地淡忘了。

有一天，我下团场回来，刚进办公室，紧跟着进来一人，我回头一看，竟是那个马来西亚女人，我惊喜地热情地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马太太，你好，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也是，钟局长，感谢上次你给我安排得那么好，只可惜我走得急，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希望你能原谅我。

哪里哪里，是我们照顾不周，你连我们一顿饭都没吃，我们好过意不去。

你们太客气了。

坐，请坐！这次来你又准备到哪儿去看看？

钟局长，我还要到雪山牧场去看古丽，她们家实在是太穷了，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找不出这样穷的人了。我太同情他们了。钟局长，你可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在外的华人多么希望同胞们尽快富裕起来呵，人民富裕了，祖国才会更加强大，我们才不会遭到欺辱。我们的祖国太大了，我们能体谅母亲的难处。所以，我回去和家人商量好了，我们愿意资助你们师所有的贫困生，每年每生600元。这回钱我都带来了。

我心里一震，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全师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学生有2000人左右，如果每生每年600元的话，一年就是120万。

这个女人太伟大了，不是因为她的这点钱，而是因了她的这颗心。

我有些激动，我说：今天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我要请我们领导和知名教育专家作陪，还要请报社的记者随你一同跟踪采访，我们要大力宣传你的事迹。

可是，那女人连连摆手说：钟局长，没有必要。不要惊动你们领导，更不要记者跟着，你要是支持我，就立刻派车送我到牧场去，我想连夜赶过去。

这个容易，只是你要答应我，晚上吃了饭再走……

我立即拨通了卜校长的电话：老卜，你马上派车到师里来接马太太，她去看你们古丽。放下电话，我对办事员小关说，你先带马太太到宾馆休息，晚上我们要请她吃饭。

晚上，作陪的领导、学者及有关人等都到了，凉菜也上齐了，专候马太太。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有人说：是什么人，这么多人等她一个？领导说，不急不急，客人嘛，再等等无妨。

我掏出手机，再次拨打马来西亚女人的手提电话。

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了：马太太，你快来呵，大家都在等你呢！

你们吃吧，我已经过了琼布拉了。

什么？！我心里一惊，脱口而出：这个女人！

你知道吗？琼布拉离我们请她吃饭的地方已经有80多公里路了啊……

老军垦

老军垦中等个，黑苍苍的脸，小而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刚毅的感觉。他没有多少文化，只在旧社会读过两年私塾。

一九四七年秋，沙家店战斗打响的时候，他任副连长。

当时，战斗十分激烈，他所在的连队担任前线主攻。敌人盘踞在一个山头上，他们连攻了一天都没有攻下，连队伤亡惨重，连长牺牲了。他接替指挥时，全连百几十号人只剩下不到一半。敌人的一挺重机枪，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向他们猛烈扫射，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先后派出去的主攻手半道就牺牲了。情急之下，一名战士欲冲出去，被他一把按住，自己却一跃而起冲了上去。当他摸到敌人架枪的一块陡峭的大石下时，敌人发现了他。一颗手榴弹向他甩过来，嗤嗤冒着白烟的手榴弹就在他脚下，他立即抓起反扔了上去。只听得轰一声，爆炸声伴着敌人的惨叫声响彻山谷。他和他的连队发起了冲锋，只见一个敌人回头一枪，正好打在他的踝关节上，他一头栽倒在地。

等他出院时，他的左腿已留下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部队要给他记功，他说：给我记个什么功！救我的两个战士一死一伤，要记就给他们记吧。

四九年春天，他的部队奉命徒步开进新疆。

五四年，他率部去了北疆的一个叫莫乎尔（苇湖）的地方垦荒建农场。那里苇湖辽阔，杂草丛生，没有人烟，野狼经常出没。他和战士们整天泡在碱水里割苇子，腿被苇茬子划破，又被碱水蛰着，那一道道的血口子翻着白皮，裂着红肉。当了团长的他不听战士的劝，更不听他老婆的话，硬是和战士们一起干，那条残腿被碱水泡得白白的，看了真让人心痛。可他说：开荒种地与打仗一样嘛，轻伤不下火线，这点小皮肉伤算个屁。见他这样，有人背地里叫他二杆子团长。

大家服！他带领的垦荒部队，头年就自给自足，还有余粮交师，以后年年有进步。后来，他就被提升为副师长。

六九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重新工作的老军垦又被调到肖尔布拉克（盐碱泉子）农场当了场长。这时，他的身上添了两样东西：一是手上多了一把铁拐杖，二是脸上多了一副墨镜。

起初，职工不了解情况，有人说他像“老地主”。

“什么老地主！扯淡！”他发了火。

时间一长，大家便熟悉了他，熟悉他的职工知道：他的右眼被造反派打伤了，因此戴了墨镜；他的腿也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本来就瘸的腿就显得更瘸了。他自己精心配置了一把铁拐杖，拐杖头是尖的，杆子是空心的。他每到一处，检查翻犁的土地深度，拐杖往下一插，就知道地翻了有多深，因那拐杖上有刻度，然后往本子上记，再找连队领导算账。

另外，他的空心拐杖还有一个作用，他常把里面的土取出来，带回场部化验，再根据土质情况安排调整农作物的布局。

那时，这农场还不产大米，他想办法弄来了稻种，头年试种就大获丰收。把个“三天不吃大米饭”的上海人、武汉人、四川人高兴得跳蹦子。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大米取名为“军垦一号”。

他的工作认真到这种程度，因此，基层领导都怕他，工作不敢马虎。

有一天，开完春耕春播常委会议，已是凌晨两点了。他叫了生产科长，一起去检查春耕春播进度。

老军垦骑着马，阵阵春风袭来，不禁使人打寒颤。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连队走去。当走到四连三轮八号地时，只见拖拉机的灯亮着，却听不到机车的轰鸣声。

他找到驾驶员便骂了起来：“真是胡扯蛋！你们这些狗东西，想睡觉到家里炕头上去睡，不比这地头舒服……”

驾驶员开始还不吭气，后来骂急了，就说：“老团长，这深更半夜的，又渴、又饿、又冷，谁关心我们……”

只见他把手一挥：“不要说了。王科长，去！把杨连长给我叫来，春耕大忙季节，让职工挨冻受饿，他自己却在家搂着老婆睡觉，太不象话！”生产科长刚转身想走，“等等！来时让伙房做两桶大肉面条，让小杨亲自挑来，去吧。”

那晚，他硬是瘸着腿站在播种机上（谁劝都不离开），一直干到天亮。

第二天，全场都知道老场长昨儿个骂了四连连长，也知道了半夜连长要亲自送一餐夜班饭，不敢怠慢，各连如法炮制。驾驶员和站播种机的职工欢呼雀跃、情绪高涨，这一年，全团播种任务提前完成。

……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军垦的腿似乎更瘸了，硬扎扎黑亮亮的头发也花白了，他从师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退下来的老军垦喜欢到自己亲手规划建设的老军垦一条街上走一走，转一